

启迪与镜鉴：弗洛姆爱的思想与新时代幸福观 ——以弗洛姆《爱的艺术》为例

王舒宁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省青岛市, 266580)

摘要: 爱的思想是弗洛姆人道主义伦理学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重要讲话中提及“幸福”的话题, 新时代幸福观蕴含着“人民幸福”“个体幸福”“劳动创造幸福”等基本要义, 将弗洛姆爱的思想与中国新时代幸福观相结合, 指出了弗洛姆爱的思想对现代中国人树立正确的幸福观念、从爱的角度探讨人生意义、从行动中实现人生价值提供了借鉴意义。

关键词: 弗洛姆; 《爱的艺术》; 新时代; 幸福观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A

埃利希·弗洛姆, 当代美国德裔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社会学家、伦理学家和哲学家, 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思想主要建立在对弗洛伊德与马克思的观点批判与继承的基础之上, 他的许多关于爱、人类社会、人的现实实践等观点都对当今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对前人思想扬弃的基础上, 他秉持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核心, 进一步解答了有关爱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在《爱的艺术》、《为自己的人》、《健全的社会》等著作中, 他解释了爱的本质、爱的组成要素、爱对人们产生的作用和爱在不同环境下的表现形式以及爱的当代实践等问题, 并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在工业与资本作用下人们爱的异化和衰亡现象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一书中关于人道主义下爱的思想的表达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弗洛姆的学术思想, 也为我国新时代幸福观的建构提供了一定的启迪与镜鉴, 对在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提升人民幸福感, 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念,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坚持马克思从人出发的核心思想

“人道主义”主张通过社会使人的自然欲望获得满足, 人的尊严和自由得到尊重, 使人的潜能、才干和创造力得到实现。《爱的艺术》一书, 是建立在弗洛姆在长期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有关人的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关于人类对自己与他人的爱的问题的长期探索上的。弗洛姆在书中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 对“人道主义”伦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添砖加瓦。弗洛姆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将马克思、弗洛伊德思想的综合的基础上, 他提出了一个重要论述: 人道主义的核心是有关“爱”的问题。

弗洛姆强调了从人的问题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马克思认为, 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 是人通过发展他的理性时对自由、和谐的生存状况的渴求。马克思从人出发探讨人的发展的观点给弗洛姆以启示, 使其自然地顺着马克思的思路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开始更加深入地探讨爱的本质问题。弗洛姆认为贯穿马克思一生的正是这种人道主义, 并批驳了许多学者认为马克思的观点存在“青年”与“成熟”两个阶段的观点。对于马克思的“人的异化”的观点, 弗洛姆同样认同异化的相关理论贯穿人的始终, 并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中进行了多次的探讨。他认为, 马克思所探讨的人的异化不仅仅是社会问题, 也是道德和心理学的的问题, 异化摧毁并且歪曲了人的价值, 而人具有的道德、良心等人真正的宝贵的价值也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回到对爱的本质理论的讨论, 弗洛姆在马克思的思想影响

下提出了想要探讨爱的本质就必须先从人与自然关系开始的重要性,从人脱离自然界的一瞬间开始,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原始状态便结束了,人类不得不从自身出发理性地考虑自身的生存状况,并不断克服与其脱离的周围环境带给他的孤独感。因此弗洛姆提出人类内心的恐惧与孤独感是人内心焦虑的根源,而人最深切的需要就是克服分离,运用主动和周围的人构建新的联系,达到可以克服普遍孤独感的和谐状态。

从弗洛姆对爱进行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来看,弗洛姆的研究方法更加接近强调人的主体性的马克思,远远地超越了弗洛伊德生物化的性欲中心说,同时也超越了只从社会领域讨论却没有跳脱出家庭范畴的新精神分析学派代表人物阿德勒、霍妮。弗洛姆从“人类生存的整体”作为理论出发点,指出人的爱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生发于人们在特殊的社会结构下开展的生活实践活动,这就很大程度上扬弃了十九世纪片面的唯物主义思想,使其更具历史唯物主义色彩。

二、爱是发挥人内在生发的驱动性力量

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更便利的通讯交通及生产方式的革新,人类之间的交往活动理应更加扩大化和密切,但事实上处于城市中的人们逐渐与其他人类群体疏离,现代的人们不仅与自然脱离,也和自己本身脱离开来,人类逐渐意识到自身所面临的与孤独感相伴的生存处境,这激发了人们对于生存的需求。生存问题一直是人类与生俱来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它不仅关切人类族群的存活,更包含着人类精神层面上真正价值的存留。十九大以来,我国的主要矛盾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愿景关键词变成了美好生活,美好生活与人们的幸福感密切相关。

美好意味着人们各种生活需要的适度满足:每一个人都同时存在着多种生活需要,这些需要可大致分为生存需要、成长需要、舒适或快乐需要、意义需要四个基本方面;第二个含义是指每个人自身多种生活需要相互之间的适度满足,人们对生活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包括物质层面、价值实现层面、社会认同层面等;第三个是指人之间生活需要的适度满足。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忽视精神层面的建设,人们往往更加关注外部环境对人带来的影响,在危机产生时习惯从外部寻找问题的本源,这种对生存的看法直接影响着人们看待世界的角度和立场。《爱的艺术》使人们对内在驱动力的关注点重新回到有关爱的思想中来,这种内驱力不仅源于人类对基本生存的需要,也囊括了人们对于和谐的社会环境、理想的价值信念、发展充分的生活质量等的需求。从人类内在驱动性的实现路径上来讲,弗洛姆认为人们在努力追求发现摆脱分离的新道路的过程中,无论是那些能够导致人们从毒品、药物中获得精神恍惚的暂时的紊乱状态,还是完全和周围的人保持一致,完全丧失掉自己的个性的行为,都不能使人彻底克服分离的恐惧。弗洛姆人本主义伦理学的观点不仅对西方社会资本财富物质凌驾于人类的个性之上的环境、技术理性造成的人的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更从爱的实现与人类最终理想的重建角度为现实的人类寻找精神层面的答案。

三、爱的思想与新时代幸福观理论相联系

爱使社会、自己与他人关系变得融洽,是建立于人与人的对等、不依附彼此、互相认可的基础上达成一种紧密联系又能保持各自独立性的和谐关系。同时社会中的爱与人的幸福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也包括爱的能力的发展,它不仅是人的类本质向个人的回归,而且表现为个人对人的社会特性的重新占有。只有在集体中,一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的爱的外化。而新时代的幸福观,正是人们处于大的社会共同体里长期学习和生活中沉淀下来的关于感受爱与人生幸福的经验总结,是对幸福的认识和根本态度。“何为幸福,如何获得幸福”,集中反映着人们对于人生意蕴的普遍追问,想要定义什么是幸福,就离不开对于“爱”的具体含义

的探索。

爱，是促使人民拥有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指出，“爱是指热烈地肯定他人的本质、积极地建立与他人的联系，是双方各自保持独立和完整性基础上的互相结合。”如果一个人只爱孤立、单一的个体，而对其他人无动于衷，那么他的爱就不是爱，而是一种共生有机体的联系或者是一种更高级意义上的自私。因为爱首先不是一个对象问题，而是一个有关爱的能力的问题。爱具有两个方面的定义：它不仅仅是处在社会中的人相处生存时趋向群体生活的意识，也包括在社会人类群体中每个人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思想与人格，在保持自我完整性和独立性的基础上实现人与他人的合二为一。要发展爱的能力，就要努力发展自己的全部人格，并朝着自我实现的方向做出不懈的努力。人类的爱首先开始于自爱，在关心自己的内在生命价值、思考爱的意义时，他才拥有能力把这种自爱之心不断向外扩展。弗洛姆把爱的思想赋予了更加深层多样的具体形式，他将爱分为神爱、自爱、母爱、性爱、博爱等类型——一切爱都以博爱为基础，在博爱中凝聚着所有人的结合、团结与统一，“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博爱，能使人们以正确的方式感受到自我发展的幸福，同时把爱的对象和范围扩展到父母、他人、自然、社会等多个方面，发挥爱的主动性，激发人们在实现爱的过程中不断努力，创造全体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人民幸福贯穿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新时代幸福观是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幸福的幸福观，其代表的幸福不是某些人或某群人的幸福，而是全体人民和全世界真实的幸福。

爱，是使个体在实现个人价值与劳动的过程中获得幸福感的另一重要因素。人类的生存不仅仅停留在物质的层面，社会制度体系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的自由发展，使社会每位成员拥有了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弗洛姆强调，爱的基础就是给予，就是要求爱他人的人要有广阔的胸襟，把自己生命中的快乐与知识等奉献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自我牺牲和讨好他人。爱是一种相互交往的活动，在给予和付出中，人们能获得更加公平的发展自身的机会，这种思想可以让人们的精神世界变得更加充实，让人们乐于给予和奉献，使个人价值得到充分彰显，个人权利得到充分的实现。新时代幸福观蕴含着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统一，个人追求自身幸福的过程就是个人全面发展的过程。新时代的幸福观，除了自身生活物质资料的充分满足，更蕴含着个人能力和知识水平、个人素质以及个人价值的实现的权利的统—。除了个人价值的实现过程会给人们带来幸福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和创造性劳动也能在对传统劳动超越的基础上提高人们的幸福体验。弗洛姆认为，只有创造性活动才能做到主体和对象客体的界限消弭，达到物我合一，互相统一的状态。正因为这种对人与人之间融为一体的渴求催发了人类奋斗的动力，即使它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的适用范围是那些需要创造性的工作。随着机器大工业生产的运行，人们需要以机器的操纵方式为摹本，机械、僵硬地一遍遍重复机器生产的步调，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被大大地削减了，异化劳动的存在，使原本能使人感受到幸福快乐的劳动过程变为单纯满足工人生存技能需要及其家庭成员的供养需求的被迫性活动过程。弗洛姆即使赞同创造性活动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结合，但也不得不承认它有限的应用环境，因此他进一步指出，成熟的爱才是真正能克服现代人生存困境的途径，人们在创造性劳动中感受爱，在奋斗的过程中实现精神的富足，而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四、为马克思中国化提供学理资源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的人学研究取得不断的发展，从对人性本源的探究，到人类异化的过程、人道主义与人的主体性等研究，逐渐建立起了人学学科较为完善的体系。弗洛姆《爱的艺术》从爱的角度回答了人道主义人学的基本概念，提供了从爱的视角探究的独特的人学研究方法与范式，人们如何定义爱、如何通过爱的理论实践构建更为和谐的人际关系和新时代的人民幸福密切相关，弗洛姆对西方社会制度的批判也为研究西方社会主义制度的反思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借鉴。弗洛姆《爱的艺术》的研究，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

的观点梳理和爱的思想中国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范本。

纵观弗洛姆的诸多学术作品与关于爱的理论我们不难看出，爱的理论同样是对当代西方社会进行批判的产物。弗洛姆在指出当代西方社会爱情的异化与衰亡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之时，他同时把这种异化现象的原因归结于以科学技术进步为主要标志的文化发展。在对西方社会人们如何克服孤独感的解释中，弗洛姆提出，西方社会的民主制度看似拥有自由、保障人权，实际上把人们变成了一种固定模式之下的机器，这种虚假的“平等”正是意味着把不同个性的人机械地统一起来，抽象出一种极具普遍性的概念，人们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个性的人真正的平等。这种通过构建同一化促使人与人之间结合的方式看似长期稳定，实际上只是将真正的人性压抑了。弗洛姆看来，爱除了要有机遇的基本要素，同样还需要“关心”、“责任心”、“尊重”和“了解”。关心主要体现在母爱中。责任心是关心的另一个方面，它是一种“自愿的行为，是对另一个人表达出来或尚未表达出来的愿望的答复。”这样的关心一开始体现在母亲对于未独立的孩子的照顾，后面则发展为关心对方的精神需求。尊重则是尊重对方的成长，尊重对方在学习生活实践中拥有的个性与独立性，如果人与人之间的爱没有了尊重，就会构建病态的共生有机体，演变为控制和奴役别人。了解是尊重的前提，它指看待事情应该深入事物的内部，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人们只有认识对方、了解对方才能尊重对方的个性，关怀是蕴含在其他三要素中积极情绪的体现，不以关怀的角度出发了解他人，那么这种关心只会带来负面的影响。掌握爱的实践，则需要注意“纪律”、“集中”、“耐心”、“兴趣”。正如书名所说，爱是一种艺术的实践，一个人如果想要掌握或者精通爱的艺术，首先需要用纪律来约束自己，要集中自己的精力参与不断的学习与实践，另外，还应当保持对学习与实践的耐心和极大的兴趣。这些关于爱的思想理论都对新时代幸福观的当代诠释提供了新的视角。

无论是弗洛伊德还是弗洛姆，都曾经探求过隐藏在表面意识背后的精神上的动机，这些对于爱的思想的探索给予了弗洛姆许多有益的见解，是值得当代人们汲取与借鉴的。但是弗洛姆的观点也拥有一定的局限性，他从文化的社会因素上研究人的意识和社会性格，无法避免地将心理动力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因，从爱的理论上提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关键，并没有意识到终结资本主义社会深刻的历史根源。精神动力不能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决定性力量，我们不是不能承认精神力对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而是应该从问题的本质问题出发，发现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其次，在探究异化和衰亡的根本原因时，他将生产力同社会进步相对立起来，这就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剥削与不断增长的导致人们异化的实质，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他虽然认识到了社会历史的发展，但他并没有站在真正唯物史观的立场上，没有完全接受马克思对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辩证法视角。

综上所述，爱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幸福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快乐和幸福是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所追求和向往的目标，追求幸福是人类的权利，也是促使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和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对爱的理解使人们得知了幸福的含义，对幸福的追求能够激发出人们的创造的活力，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又是推动社会不断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爱的艺术》一书中，弗洛姆对于爱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是卓有成效的，在古往今来各个领域的学者对于爱的定义中它包含了更多积极的因素，不仅为促进我国道德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提供积极作用，更为新时代幸福观的构建、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爱情观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总结。

参考文献

- [1] 王鲁宁.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当代指导意义探讨——关于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的若干思考[J]. 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 2012(04):10-13.
- [2] 杨增崇, 袁凤娇. 论习近平幸福观的基本要义、特性及其对青年的启示[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8(08):28-33.
- [3] 吴立昌. 尴尬地处于马克思与弗洛伊德之间——从弗洛姆的《爱的艺术》说开去[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01):23-29.
- [4] 韩松. 人类生存问题的一种回答——解读弗洛姆的《爱的艺术》[J]. 学习与探索, 2006(03):16-18.
- [5] 季乃礼. 弗洛姆的马克思主义观[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4(01):49-53.

Enlightenment and Mirror: Fromm's Thoughts of Love and the New Age Concept of Happiness

WANG Shu—n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East China), Qingdao, Shandong 266580)

Abstract: The idea of lov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Fromm's humanitarian ethics. Since the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mentioned the topic of "happiness" in his important speeches on many occasions, and the concept of happiness in the new era contains the basic essence of "people's happiness", "individual happiness" and "labor creates happiness", combining the idea of Fromm love with the concept of happiness in the new era of China, pointing out that the idea of from flame love is modern Chinese establish a correct concept of happiness, explore the meaning of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ve, and realize the value of life from action.

Keywords: Fromm's The Art of Love; New Age; Happiness

作者简介: 王舒宁,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